

新式
標點

四史精華讀本

新式
標點

四史精華讀本

甲集 史記之部

秦始皇本紀

秦初并天下，令丞相，御史曰：「寡人以渺渺之身，興兵誅暴亂。賴宗廟之靈，六王咸服其辜，天下大定。今名號不更，無以稱成功，傳後世，其議帝號！」丞相綰，御史大夫劫，廷尉斯等皆曰：「昔者五帝地方千里，其外侯服夷服，諸侯或朝或否，天子不能制。今陛下興義兵，誅殘賊，平定天下，海內爲郡縣，法令由一統，自上古以來未嘗有，五帝所不及。臣等謹與博士議曰：『古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，——泰皇最貴。』臣等昧死上尊號，王爲泰皇，命爲制，令爲詔，天子自稱曰朕。』」王曰：「去泰，著皇，采上古帝位號，號曰皇帝；他如議。制曰『可。』尊追莊襄王爲太上皇。」

制曰：『朕聞太古有號毋諡；中古有號，死而以行為諡。如此，則子議父，臣議君也，甚無謂，朕弗取焉。自今以來，除諡法。朕爲始皇帝，後世以計數：二世，三世，至千萬世，傳之無窮。』

丞相綰等言：『諸侯初破，燕齊荆地遠，不爲置王，毋以填之，請立諸子，唯上幸許。』始皇下其議於羣臣，羣臣皆以爲便。廷尉李斯議曰：『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，然後屬疏遠，相攻擊如仇讎，諸侯更相誅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。今海內賴陛下神靈，一統皆爲郡縣，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，甚足。易制，天下無異意，則安甯之術也。置諸侯不便。』始皇曰：『天下共苦戰鬪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賴宗廟，天下初定，又復立國，是樹兵也；而求其甯息，豈不難哉？廷尉議是！』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，郡置守，尉，監。更名民曰黔首，大脯。收天下兵，聚之咸陽，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，重各千石，置宮廷中。一法度，衡石，丈尺。車同軌，書同文字。地東至海，暨朝鮮；西至臨洮，羌中；南至北嚮戶；北據河爲塞，並陰山，至遼東。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，

謬廟及章臺上林，皆在渭南。

三十四年——始皇置酒咸陽宮，博士七十人前爲壽，僕射周青臣進頌曰：『他時秦地不過千里，賴陛下神靈明聖，平定海內，放逐蠻夷，日月所照，莫不賓服。以諸侯爲郡縣，人人自安樂，無戰爭之患。傳之萬世，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』始皇悅。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：『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，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。今陛下有海內，而子弟爲匹夫，卒有田常六卿之臣，無輔拂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，非所聞也！今青臣又面諛，以重陛下之過，非忠臣。』始皇下其議。丞相李斯曰：『五帝不相復，三代不相襲，各以治；非其相反，時變異也。今陛下創大業，建萬世之功，固非愚儒所知；且越言乃三代之事，何足法也？異時諸侯並爭，厚招游學。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出一，百姓當家，則力農工，士則學習法令辟禁，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，以非當世，惑亂黔首，丞相臣斯昧死言：古者天下散亂，莫之能一，是以諸侯並作，語皆道古以害今，飾虛言以亂實，人善其所私學，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別黑白而定一，尊私

學而相與非法教人，聞令下，則各以其學議之，入則心非，出則巷議，夸主以爲名，異取以爲高，率羣下以造謗，如此弗禁，主勢降乎上，黨與成乎下，禁之便。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；非博士官所職，天下敢有藏詩、書、百家語者，悉詣守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詩書，棄市！以古非今者，族！吏見知不舉者，與同罪！令下三十日不燒，黥爲城旦。所不去者，醫藥，卜筮，種樹之書，若欲有學法令，以吏爲師。」制曰：「可！」

項羽本紀

項籍者，下相人也，字羽，初起時年二十四。其季父項梁；——梁父卽楚將項燕，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。項氏世世爲楚將，封於項，故姓項氏。

項籍少時，學書不成，去學劍，又不成。項梁怒之，籍曰：「書足以記名姓而已，劍一人敵，不足學；學萬人敵！」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。籍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竟學。

項梁殺人，與籍避仇於吳中。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。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，項梁嘗爲主辦，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，以是知其能。秦始皇帝遊會稽，渡浙江。梁與籍俱觀，籍曰：『彼可取而代也！』梁掩其口曰：『毋妄言，族矣！』梁以此奇籍。籍長八尺餘，力能扛鼎，才氣過人。雖吳中子弟，皆已憚藉矣。秦二世元年七月，陳涉等起大澤中。其九月，會稽守通謂梁曰：『江西皆反，此亦天亡秦之時也。吾聞先卽制人，後則爲人所制。吾欲發兵，使公及桓楚將。』——是時桓楚亡在澤中——梁曰：『桓楚亡，人莫知其處，獨籍知之耳。』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，梁復入，與守坐，曰：『請召籍，使受命召桓楚。』守曰：『諾。』梁召籍入，須臾，梁胸籍曰『可行矣！』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。項梁持守頭，佩其印綬，門下大驚，擾亂，籍所擊殺數十人，府中皆懼伏莫敢起。梁乃召故所知豪吏，諭以所爲起大事。遂舉吳中兵，~~收~~得精兵八千人。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，尉，候，司馬。有一人不得用，~~自言於梁~~。梁曰：『前時某喪，使公主某事，不能辦，以此不任用公。』衆乃皆伏。於是梁爲會稽守。

籍爲裨將，徇下縣。廣陵人召平，於是爲陳王徇廣陵，未能下，聞陳王敗走，秦兵又且至，乃渡江矯陳王命，拜梁爲楚王上柱國，曰：「江東已定，急引兵西擊秦！」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。

居鄴人范增，年七十，素居家，好奇計。往說項梁曰：「陳勝敗固當。夫秦滅六國，楚最無罪，自懷王入秦不反，楚人憐之至今，故楚南公曰：『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也！』今陳勝首事，不立楚後而自立，其勢不長。今君起江東，楚濫起之將，皆爭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將，爲能復立楚之後也。」於是項梁然其言，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，爲人牧羊，立以爲楚懷王，從民所望也。

項梁起東阿，西北至定陶，再破秦軍；項羽等又斬李由，益輕秦，有驕色。宋義乃諫項梁曰：「戰勝而將驕，卒惰者敗。今卒少隋矣，秦兵日益，臣爲君畏之，」項梁弗聽，乃使宋義使於齊。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，曰：「公將見武信君（卽項梁）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臣論武信君軍必敗，公徐行，卽免死；疾行則及禍。」秦果悉起兵益章

邯，擊楚軍，大破之定陶；項梁死。

初，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，見楚王曰：『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。居數日，軍果敗，兵未戰而先見敗徵，此可謂知兵矣！』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，因置以爲上將軍；項羽爲魯公，爲次將；范增爲末將；救趙。諸別將皆屬宋義，號爲「卿子冠軍」。行至安陽，留四十六日不進。項羽曰：『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，疾引兵渡河，楚擊其外，趙應其內，破秦軍必矣！』宋義曰：『不然。夫搏牛之蝱，不可以破蟣蝨。今秦攻趙，戰勝則兵罷，我承其敝；不勝，則我引兵鼓行而西，必舉秦矣。故不如先鬪秦。趙夫被堅執銳，義不如公；坐而運策，公不如義。』因下令軍中曰：『猛如虎，狠如羊，貪如狼，彊不可使者，皆斬之！』乃遣其子宋襄相齊，身送之。至無鹽，飲酒高會；天寒大雨，士卒凍餓。項羽曰：『將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。今歲饑民貧，士卒食芋菽，軍無見糧，乃飲酒高會，不引兵渡河因趙食，與趙并力攻秦，乃曰承其敝。夫以秦之彊，攻新造之趙，其勢必舉趙，趙舉而秦彊，何敝之承？且國兵新破，王坐不安席，

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，國家安危在此一舉。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，非社稷之臣！」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，卽其帳中斬宋義頭，出令軍中曰：『宋義與齊謀反楚，楚王陰令羽誅之。』當是時，諸將皆懼服，莫敢枝梧，皆曰：『首立楚者將軍家也，今將軍誅亂。』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，使人追宋義子，及之齊，殺之，使桓楚報命於懷王。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。當陽君，蒲將軍，皆屬項羽。

項楚已殺卿子冠軍，威震楚國，名聞諸侯，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，救鉅鹿。戰少利，陳餘復請兵。項羽乃悉引兵渡河，皆沈船，破釜，燒廬舍，持三日糧，以示士卒必死，無一還心。於是至則圍王離，與秦軍遇，九戰絕其甬道，大破之。殺蘇角，虜王離，涉間不降楚，自燒殺。當是時，楚兵冠諸侯；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，莫敢縱兵，及楚擊秦，諸將皆從壁上觀。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，楚兵呼聲動天；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。於是已破秦軍，項羽召見諸侯，將入轅門，無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視。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，諸侯皆屬焉。

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，行，略定秦地，函谷關有兵守關，不得入。又聞沛公已破咸陽。項羽大怒，使當陽君等擊關，項羽遂入，至於戲西。沛公軍霸上，未得與項羽相見。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：『沛公欲王關中，使子嬰爲相，珍寶盡有之。』項羽大怒，曰：『旦日饗士卒，爲擊破沛公軍！』當是時，項羽兵四十萬，在新豐鴻門；沛公兵十萬，在霸上。范增說項羽曰：『沛公居山東時，貪於財貨，好美姬；今入關，財物無所取，婦女無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氣，皆爲龍虎，成五采，此天子氣也，急擊勿失！』楚左尹項伯者，項羽季父也，素善留侯張良。張良是時從沛公，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，私見張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張良，與俱去，曰：『毋從，俱死也！』張良曰：『臣爲韓王送沛公，沛公今事有急，亡去不義，不可不語。』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沛公大驚曰：『爲之奈何？』張良曰：『誰爲大王爲此計者？』曰：『鯀生說我曰：「距關毋納諸侯，秦地可盡王也」，故聽之。』良曰：『料大王士卒，足以當項王乎？』沛公默然，曰：『固不如也，且爲之奈何？』張良曰：『請往謂項伯，

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。沛公曰：『君安與項伯有故？』張良曰：『秦時與臣游，項伯殺人，臣活之，今事有急，故幸來告良。』沛公曰：『孰與君少長？』良曰：『長於臣。』沛公曰：『君爲我呼入，吾得事兄之。』張良出邀項伯，項伯卽入見沛公。沛公奉卮酒爲壽，約爲婚姻，曰：『吾入關，秋毫不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庫而待將軍，所以遣將守關者，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，日夜望將軍至，豈敢反乎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！』項伯許諾，謂沛公曰：『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！』沛公曰『諾。』於是項伯復夜去，至軍中，具以沛公言報項王，因言曰：『沛公不先破關中，公豈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擊之，不義也，不如因善遇之。』項王許諾。沛公旦日，從百餘騎，來見項王，至鴻門，謝曰：『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，將軍戰河北，臣戰河南，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，得復見將軍於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將軍與臣有郤。』項王曰：『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；不然，籍何以至此？』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。項王，項伯東嚮坐；亞父南嚮坐，——亞父者范增也；沛公北嚮坐；張良西嚮侍。范增數目項王，舉所佩玉

訣以示之者，三，項王默然不應。范增起出，召項莊，謂曰：「君王爲人不忍，若入前爲壽，壽畢，請以劍舞，因擊沛公於坐，殺之；不者，若屬皆且爲所虜！」莊則入爲壽，壽畢，曰：「君王與沛公飲，軍中無以爲樂，請以劍舞。」項王曰「諾。」項莊拔劍起舞；項伯亦拔劍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莊不得擊。於是張良至軍門，見樊噲。樊噲曰：「今日之事何如？」良曰「甚急，今者，項莊拔劍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」噲曰，「此迫矣，臣請入，與之同命。」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，交戟之衛士，欲止不內，樊噲側其盾以撞，衛士仆地，噲遂入，披帷西嚮立，瞋目視項王，頭髮上指，目眦盡張。項王按劍而跽曰：「客何爲者？」張良曰：「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。」項王曰：「壯士！賜之卮酒。」則與斗卮酒。噲拜謝，起，立而飲之。項王曰：「賜之彘肩。」則與一生彘肩。樊噲覆其盾於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劍切而噲之。項王曰：「壯士！能復飲乎？」樊噲曰：「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辭？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殺人如不能舉，刑人如恐不勝，天下皆叛之，懷王與諸將約，曰：『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。』今沛公先破秦，入咸陽，毫

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閉宮室，還軍霸上，以待大王來。故遣將守關者，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。勞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賞，而聽細說，欲誅有功之人，此亡秦之續耳！竊爲大王不取也！」項王未有以應，曰：「坐！」樊噲從良坐。坐須臾，沛公起如廁，因招樊噲出。沛公已出，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，沛公曰：「今者出，未辭也，爲之奈何？」樊噲曰：「大行不顧細謹，大禮不辭小讓。如今人方爲刀俎，我爲魚肉，何辭爲？」於是遂去，乃令張良留謝。良問曰：「大王來何操？」曰：「我持白璧一雙，欲獻項王；玉斗一雙，欲與亞父。會其怒，不敢獻，公爲我獻之。」張良曰：「謹諾。」當是時，項王軍在鴻門下，沛公軍在霸上，相去四十里。沛公則置車騎，脫身獨騎，與樊噲、夏侯嬰、靳彊、紀信等四人，持劍盾步走，從酈山下，道芷陽，間行。沛公謂張良曰：「從此道至吾軍，不過二十里耳。度我至軍中，公乃入。」沛公已去，間至軍中，張良入，謝曰：「沛公不勝桎杻，不能辭，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，再拜獻大王足下；玉斗一雙，再拜獻大將軍足下。」項王曰：「沛公安在？」良曰：「聞大王有意督過之，脫身獨去，已至軍矣。」

項王則受壁，置之坐上。亞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劍撞而破之，曰：「唉！豎子不足與謀！奪項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。吾屬今爲之虜矣！」沛公至軍，立誅殺曹其傷。

項王欲自王，先王諸將相，謂曰：「天下初發難時，假立諸侯後以伐秦；然身被堅執銳，首事暴露於野三年，滅秦定天下者，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。義帝雖無功，故當分其地而王之。」諸將皆曰「善。」乃分天下，立諸將爲侯王。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，業已講解；又惡負約，恐諸侯叛之，乃陰謀曰：「巴蜀道險，秦之遷人皆居蜀。」乃曰：「巴蜀亦關中地也。」故立沛公爲漢王，王巴，蜀，漢中，都南鄭；而三分關中，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。

春，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，東伐楚。項王聞之，即令諸將擊齊；而自以精兵三萬人，南從魯出胡陵。四月，漢皆已入彭城，收其貨寶美人，日置酒高會。項王乃西，從蕭，晨擊漢軍，而東至彭城，日中大破漢軍。漢軍皆走，相隨入穀泗水，殺漢卒十餘萬人。漢卒皆南走山，楚又追擊，至靈壁東睢水上，漢軍却，爲楚所擠，多殺漢卒。

十餘萬人，皆入睢水；睢水爲之不流。圍漢王三匝。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，折木發屋，揚沙石，竊冥晝晦，逢迎楚軍。楚軍大亂，壞散，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。欲過沛，收家室而西；楚亦使人追之沛，取漢王家。家皆亡，不與漢王相見。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，乃載行。楚騎追漢王，漢王急，推墮孝惠魯元車下，滕公常下收載之，如是者三，曰：『雖急，不可以驅，奈何棄之？』於是遂得脫；求太公呂后，不相遇。審食其從太公呂后，間行求漢王，反遇楚軍，楚軍遂與歸，報項王，項王常置軍中。

漢王之出滎陽，南走宛葉，得九江王布，行收兵，復入保成臯。漢之四年，項王進兵圍成臯，漢王逃，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，渡河走修武，從張耳韓信軍，諸將稍稍得出成臯，從漢王，楚遂拔成臯。欲西，漢使兵距之鞏，令其不得西。是時彭越渡河，擊楚東阿，殺楚將軍薛公，項王乃自東擊彭越。漢王得淮陰侯兵，欲渡河南，鄭忠說漢王，乃止壁河內，使劉賈將兵佐彭越，燒楚積聚。項王東擊破之，走彭越。漢王則引兵渡河，復取成臯，軍廣武，就敖倉食。項王已定東海來，西，與漢俱臨廣武而軍，相守數月。

。當此時，彭越數反梁地，絕楚糧食。項王患之，爲高俎，置太公其上，告漢王曰：「今不急下，吾烹太公。」漢王曰：「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，曰：『約爲兄弟。』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而翁，則幸分我一杯羹！」項王怒，欲殺之，項伯曰：「天下事未可知，且爲天下者不顧家，雖殺之，無益，祇益禍耳。」項王從之。

楚漢久相持未決，丁壯苦軍旅，老弱罷轉漕。項王謂漢王曰：「天下匈匈數歲者，徒以吾兩人耳，願與漢王挑戰，決雌雄，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。」漢王笑謝曰：「吾甯關智，不能鬪力。」項王令壯士出挑戰，漢有善騎射者樓煩，楚挑戰三合，樓煩輒射殺之。項王大怒，乃自被甲持戟挑戰。樓煩欲射之，項王瞋目叱之，樓煩目不敢視，手不敢發，遂走還入壁，不敢復出。漢王使人間問之，乃項王也。漢王大驚。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。漢王數之，項王怒，欲一戰。漢王不聽，項王伏弩射中漢王，漢王傷，走入成皐。

是時，漢兵盛，食多；項王兵罷，食絕。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，項王弗聽。漢王

復使侯公往說項王，項王乃與漢約：中分天下，割鴻溝以西者爲漢，鴻溝而東者爲楚。項王許之，卽歸漢王父，母，妻，子，軍中皆呼萬歲。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，匿弗肯復見。曰：『此天下辯士，所居傾國。故號爲平國君。』項王已約，乃引兵解而東歸。漢欲西歸，張良陳平說曰：『漢有天下大半，而諸侯皆附之；楚兵罷食盡，此天亡楚之時也；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。今釋勿擊，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。』漢王聽之，漢五年，漢王乃追項王，至陽夏南，止軍，與淮陰侯韓信，建成侯彭越，期會而擊楚軍，至固陵，而信越之兵不會。楚擊漢軍，大破之。漢王復入壁，深塹而自守。謂張子房曰：『諸侯不從約，爲之奈何？』對曰：『楚兵且破，信越未有分地，其不至，固宜，君王能與共分天下，今可立致也；卽不能，事未可知也。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，盡與韓信，睢陽以北至穀城，以與彭越，使各自爲戰，則楚易敗也。』漢王曰『善。』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：『并力擊楚，楚破，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，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。』使者至，韓信彭越皆報曰：『請今進兵。』韓信乃從齊往。劉賈軍從壽春並行，屠城父，